

改革開放30年

人物篇
改革開放30年

萬里

開路先鋒 安徽破冰

萬里和夫人邊濤在中南海



中南海含和堂，92歲的萬里就居住在這神秘紅牆的清靜院落裡。含和堂有一棵出名的石榴樹，那是二十八年前，萬里夫人邊濤離開安徽時折下的一根石榴枝。

從江南到首都，細弱的枝條非但沒有水土不服，相反彷彿通了靈性，植根紅牆，枝繁葉茂。每到九、十月間，滿園會泛起石榴的果香。石榴樹演示着自然界四季輪迴，也見證着這個不尋常家庭的喜怒哀樂。

本報記者 孫志

萬里的住所——中南海含和堂



家庭之痛

真是真正名門之後。爺爺是共產黨人萬里，外公是國民黨著名抗日將領蔣光鼐。蔣光鼐在「一二八」事變中重創日軍，聲名大噪。

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，蔣光鼐和萬里分別擔任過紡織部和建設部部長。就是這兩個看似完美的家庭，卻都難逃「文革」的血雨腥風。萬里被打倒了，關押進秦城監獄；蔣光鼐含冤離世。

坐在面前的真真端莊獨立，透着大家風範。她說父母屬於「一見傾心」，有偉大的一段愛情。小時候的記憶裡，父母恩恩愛愛，從未紅過臉。

由於外公的原因，真真的母親「文革」時飽受磨難。改革開放初期，國門打開，母親美國的親戚向他們發出邀請。於是，萬仲翔和妻子商量好，一家人出國。當時也有一種顧慮，怕在政治鬥爭中再受傷害。

八十年代初，萬里已就任主管農業的副總理，站在改革的風口浪尖。有人告狀到胡耀邦那裡，說萬里兒子準備出國，萬里急了：「這影響到改革了！」於是，萬里給兒子兩個選擇：要麼離婚，要麼斷絕父子關係出國。

愛情和父親二者之間，萬仲翔不得已選擇與妻子離婚，捨棄棄妻的苦水一人嚥下。中國領導人子女出國，今天已不算新鮮，當時卻是愛國不愛國的一個標準。

真真往往比虛構更離奇。很難想像，一個家庭二十年前為改革承受了如此傷痛。讓人聽來不禁錯愕。

「改革就是要付出代價，我不能影響父親搞改革。我得讓父親清清爽爽的，不能讓政敵把他拉下來。」年過花甲的萬仲翔紅了雙眼，他嘆口氣，摘下眼鏡，拭去湧出的淚水。

1981年，萬真真隨母親遠赴美國，那年她九歲。她隨身帶了爺爺贈送的《中國地圖》，很少題字的萬里鄭重地為孫女寫下四個大字：「認識祖國」。在美國的日子，真真時常拿出《中國地圖》，排遣孤獨和思鄉之情。

每年假期，真真都會回到北京，還會跟爺爺到北戴河療養。她給爺爺講美國，爺爺對美國也很有興趣，這個孫女儼然成了萬里認識西方的一扇窗口。她還記得陪爺爺看一部美國電影《ROOT》，邊看邊給爺爺講美國的風土人情。

「有一次，爺爺問我，美國好還是中國好？我說，都好。因為美國有媽媽，中國有爸爸。爺爺許久沒有說話。」真真說，爺爺總向她問起媽媽的情況，而媽媽在美國已组建了家庭。

二十多年來，萬仲翔不能忘懷真真的母親，一直獨自生活。真真的母親也非常懷念過去的生活。萬里時常對兒子說：「怎麼還不結婚，我最惦记的就是你。」個性十足的老人，言外之意表達了對兒子的虧欠。

真真也在美國經歷了人生的叛逆和坎坷，她卻用「有失有得」形容這些經歷。看着父親心疼的眼神，真真平靜地說：「爸爸，多點經歷沒什麼壞處，我現在不是挺好嗎？」

發生在這個家庭的傷痛遭際，悲歡離合，皆因一場三十年前的偉大變革而起。這就是一個政治家庭為改革付出的代價。

萬里的孫女萬真真說：「不說，就是爺爺的character。」（賈磊攝）



當年從安徽傳遍全國的「要吃米，找萬里」，今年又隨着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，被媒體反覆引用。中國改革發端於農村，安徽是農村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，對於萬里和家人而言，安徽則是心靈版圖分量最重的地方。

為人民做事，做完就完

不久前，二兒子萬仲翔去中南海含和堂探望父親，也許是受時下紀念改革開放的影響，老人突然來了興致：「我為人民立功了。」

如果追根溯源，「萬里是立功的」評價出自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南巡講話。這位世紀偉人在那次異乎尋常的談話中指出：「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，農村的改革是從開始安徽的，萬里是立功的。」

萬里接着說：「我搞了責任制，制定了五個「一號文件」，取消了糧票、布票、油票。」幾句話說罷，就又沉默了。

在萬仲翔的記憶中，父親絕少談起自己的經歷，這次主動提起讓他有些意外。請萬仲翔講述父親改革開放的功績，似乎給他出了難題：「父親就是這樣，為人民做事，做完就完。不說自己，不寫回憶錄，他的事我們甚至不如陌生人知道得多。」

「不說，就是爺爺的character。」萬仲翔唯一的女兒真真在一旁補充道。生於上世紀70年代、後在美國接受教育的她，講話會不自覺用英文表達。「萬真真」的名字是爺爺起的，真真解釋說：「就是真正的紅旗。」這個帶有顯著時代印記的名字體現了爺爺的革命精神。

農民這麼窮，不改革不行

1977年是改變命運的開端，對國家如此，對萬里也是這樣。從1977年6月，萬里被中央任命為安徽省委第一書記，到1980年初調回北京，主政安徽其實不足三年。然而，萬里在這個農業大省披荆斬棘，殺出一條血路，無疑增加了生命的厚度，也為日後的政治起飛埋下伏筆。

安徽地處江淮腹地，是一個農業大省，然而淮河兩岸自然災害頻繁，「文革」結束後，百姓依然食不果腹，衣不蔽體。皖東「花鼓之鄉」鳳陽，素



萬里和夫人邊濤與五個子女合影。後排左起：萬季飛、萬仲翔、萬伯翔、萬淑鵬、萬曉武



鄧小平與萬里都是橋牌高手

以討飯聞名。萬里到任後，便開始了他的「微服私訪」。

在一家農戶，萬里看到土炕上躺著兩個十七八歲的姑娘，看見來人也不起床。萬里問她們為何不出去勞動？姑娘的母親羞愧難當：「沒有衣服穿，沒臉出去見人。」在另一個農家，揭開灶台，兩個小孩光著身子蜷縮在灶台裡，用鍋裡的餘溫暖和著身子。萬里情不自禁地落下眼淚。此情此景，讓萬里深受震動，他情不自禁地落下眼淚。

萬里在安徽省委會上激動地說：「解放快30年了，我們的農民還這麼窮，我們何顏以對，問心有愧啊！」萬里急了，安徽的農村改革刻不容緩！

搞改革，不怕打成反革命

萬仲翔說：「父親只要認準的事情，就會無私無畏幹下去。山東人「二桿子」性格。」

「二桿子」這個評價，夫人邊濤和唯一的女兒萬淑鵬也送給過他。有一次，萬淑鵬和母親說他不懂得隨風而變，是「二桿子」。萬里生氣地說：「原則問題不能讓步，這怎麼是「二桿子」呢？」

事實上，萬里搞改革，家庭是最堅實的後盾。在萬仲翔看來，母親是支持父親改革的「鐵桿兒」。萬里主政安徽期間，萬仲翔從北京探望遠在安徽

的父親，父子間曾有這樣一番對話。

「搞改革，就是被打成反革命也沒關係，後人會替我平反的。」

「你該怎麼幹就怎麼幹，我們都已經能夠自力更生了。」

七十年代末，《憲法》和《黨章》白紙黑字肯定「人民公社」的地位，「包產到戶」是異類。1978年底，鳳陽縣小崗村、肥西縣山南公社相繼「包產到戶」，這是徹頭徹尾的冒險，也是貨真價實的革命。

當安徽省委工作組把《農民普遍要求實行「包產到戶」》送給萬里時，萬里批了四個字：「我可以看到！」

在那個乍暖還寒的年代，任何敢於突破舊有體制的嘗試都要面對今天難以想像的壓力和阻力。安徽的農村改革就像是中國廣袤土地上一簇微弱的小火苗，萬里曾「四面楚歌」，孤立無援。有文字記載，臨近的江蘇省在兩省交界的地方豎起大牌子，放高音喇叭：「堅決抵制安徽的單幹風！」

後來，萬里會回憶圍繞「包產到戶」展開的激烈鬥爭：「安徽的農村改革是在頂着巨大壓力、冒着政治風險、掙脫了沉重的精神枷鎖的情況下進行的，步履艱難。」

從「包產到戶」到五個「一號文件」

1980年4月，萬里身份已是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農委主任。1982年元旦，在他主持下，第一個有關「三農」的「一號文件」誕生，文件為「包產到戶」正名。隨後連續四年，五個「一號文件」相繼出台，這都是在萬里主管中國農業期間制定的。

1993年，萬里卸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，也就是在這屆全國人大會議上，正式通過決議，把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」載入中國憲法。

改革就像一場接力賽，只見起點，沒有終點。萬里這一棒，從無畏地支持「包產到戶」，到領銜起草五個「一號文件」，再到主持《憲法修正案》確立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」，可謂「善始善終」。

如今看來，怎樣評價農村改革對於中國全局的影響都不為過。而功高至偉的萬里在退休之際，卻對家人說：「我終於平安降落了。」

「中央對北京市開戰！」

鄧小平年長萬里12歲，兩人都屬龍。鄧小平政治生涯中「三下三上」，有兩次是萬里與他共同起落的。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，鄧小平是總設計師，萬里則是開路先鋒。

鄧小平和萬里從解放戰爭時期相識，萬里非常敬重這位老上級和老戰友。兩人半個多世紀的友情和默契，還延續到了後代。

「偉人級的人物。」萬仲翔隨父親多次見過鄧小平，「他話不多」。「鄧小平扭轉了中國前進的方向。就像行船開始往那邊走，經他扭轉了方向。偉大的舵手。」萬仲翔評價說。

萬真真跟爺爺一起打橋牌時見過鄧小平。真真眼裡的鄧小平是一位慈祥的老人。「我和他的孫女在一起玩，他們打橋牌時，我們把門推開了。工作人員讓我們點點，這時，他笑着招呼我們進屋。」每一個細節，真真都記得清清楚楚。

鄧小平和萬里都有高超的牌技。上世紀50年代，萬里當北京市常務副市長，業餘時間就和鄧小平在一起打橋牌。一到時間，鄧小平就用濃重的四川話喊道：「開戰，中央對北京市開戰！」

搞改革和打橋牌一樣，都需要智慧和勇氣。回顧推行「包產到戶」之初的艱難，萬里曾感慨萬端

：「中國農村改革，沒有鄧小平的支持是搞不成功的。1980年，沒有鄧小平的那一番談話，安徽燃起的包產到戶這火，還可能被撲滅。光我們給包產到戶上了戶口管什麼用？沒有鄧小平的支持，上了戶口還很可能會被「註銷」的。」

1980年安徽的包產到戶引起全國範圍的大爭論。萬里離安徽後，繼任領導採取了遏制包產到戶的做法，安徽的農業改革進程遭受停滯。鄧小平再次發表重要講話：「有的同志擔心，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，我有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。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，經濟的主體也還是生產隊。」

鄧小平還一針見血地說：「總的來說，現在的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。」鄧小平在農村改革關鍵時刻站出來，為處於風口浪尖的農村改革把準了方向。他的話一言九鼎，給予安徽的包產到戶應有的位置。

1980年春天，另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陳雲見到萬里，合掌抱拳說：「你在安徽搞的那一套，我學雙手贊成！」

提起這些，萬仲翔感慨道：「沒有重量級人物支持，根本不行。」

萬里的二兒子萬仲翔說，父親只要認準的事情，就會無私無畏幹下去（賈磊攝）

